

□ 徐峙立

《秋山过雨》是张荣东“画对话”系列的第一本著作。顾名思义,“画对话”系列就是“关于绘画的对话”,荣东先生又特意在书的封面上强调了本系列对话的主题词“诗意、开放、包容”。我曾经问过荣东先生对这几个主题词的理解,他说,当然首先是“诗意”,诗意是首要的,是别生一种气韵;开放和包容,标明这系列是对话自由、载体自由。

《秋山过雨》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也定了这个系列的主题和基调。这本《秋山过雨》是张荣东先生和画家康仁君的对谈。对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康先生的画作,由此生发开去,谈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谈中国绘画、文学创作、工艺制造等审美特征的一脉相承。康先生的画作,师承宋人绘画,师法自然;康先生擅长工笔花鸟,尤擅画竹,他画的竹林飒飒有声,观画作似能听到风穿竹林,能听到竹林草虫翠鸟和鸣声,他的画作是与大自然的直接对话。

我与康先生有一面之缘,印象中康先生不善言辞,慧中却未必秀外,是喧嚣世界的寂静。读这本书,我很惊讶他在和张荣东先生的对谈中,居然能直剖心扉,表露艺术观点、生活阅历。荣东先生善于捕捉访谈对象的思维变换,擅长挖掘他们内心的艺术感触。在对谈、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看到荣东先生对艺术世界的态度,对现实世界在传统绘画艺术中的观照,对康仁君先生画作中传承自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家天人合一情怀的反射。荣东先生透过评述、讨论康仁君的画作,传达了最基本的艺术观点。

张荣东先生在对话中,用他评价另一位画家(王伟中)的话表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你必须极端,你必须去走那幽暗的林中小路。”艺术创作是私人的,是要呈现给他人“自己的味道”,也就是石涛说的“我自用我法”,自己的法才是最好的法。个性,才是艺术创作的生存之道。

康仁君先生的工笔画,可追溯宋元画风的影响,素朴、古拙、泰然。开着或不开着的花朵,鸣叫或飞翔的鸟儿、草虫、瓜果、竹林、荷塘,都有一份世间万物原本如此的泰然淡定。张荣东先生将这本书命名为“秋山过雨”,许是从康仁君先生幽微淡远的画风而来。秋山过雨,是张荣东先生与康仁君先生在艺术观点上的碰撞、认同。

其实,我读过荣东先生的几本关于绘画的著作,《幽谷钟声》、《镜中象》都是评画论画的作品,对于东西方画家画作,对于东西方画作的意象、结构、画境,荣东先生自有观点、见解。农耕文明也好,工业文明也好,田园、山水、花卉、蔬果,可以是体现在东方水墨画中的纯净,可以是体现在西方油画中的纯粹;也-样可以表现幻灭,表现忧伤,表现歇斯底里。

张荣东先生也屡屡在书中谈到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特征,体现一种婉约的、隐约的美。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形容男女之爱的;比如“乱花飞过秋千去”是表达女主人公的内心感受的。映射到中国绘画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传统意象:好鸟相鸣、白头到老、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等等。

荣东先生曾经在《幽谷钟声》这本著作中,一再强调对于中国文人、画家来说,幽谷、山林、古寺、钟声都有着非常的意味。夜半钟声到客船,悠远寂寥的游子情;山寺桃花始盛开,心底暗生的小喜悦;采菊东篱下、明月松间照,等等;这些都是入画的题材。

我其实还想说,把张荣东先生与画家康仁君的这本对话录《秋山过雨》,和他此前的著作《幽谷钟声》、《镜中象》这几本书一起看过来,很像是“长天起大云”。在平原地区,干爽晴蓝的夏天,常常看到天边忽然蔓延一大团云气,然后呼啦啦扯天扯地那云彩就铺散开来,哗哗落雨,扫尽燥热空气。艺术评论需要诗意、开放、包容的风尚,正如同我们喜欢长天起大云,喜欢秋山过雨。

读这样一本书,想象秋山过雨之后湛蓝高远的天空,长长的云彩缓慢悠长地飘过。心里有个声音说:还是有希望的,不管是画事,还是其他。

□ 袁星

真正开始品读韩苏蔚的诗,是获赠《时光的声音》这本诗集之后。跳过中国诗歌协会理事朱先树先生写的序言,直接看第一辑《岁月的脚步》。第一辑第一首诗《怀念今天》里面,有几句非常精彩。“太阳吱呀呀在蓝天上鸣叫/如一只大鸟/隐去翅膀/悠闲地梳理光辉的羽毛。”看完第一首,我接着看第二首《柿乡风情》。“红硕的果实/点燃浓酽岁月/醉了波推浪涌的山岭……乡情如风,光阴的篱笆也难怪得/牵引城市的心,年年寻根/流连这被玉擦亮的亲情……”读到这样的佳句时,我的手就开始痒了。不点点画画,不标注几个字,似乎就对不起妙句似的。我找出铅笔,削得极细,轻轻在书本上记录着。

韩苏蔚在《荞麦花开》中写道:细雨密密地织着/秋神的脚步/打开山野的大门/西岭的荞麦/细碎的白花/如雪开在七月/守岭的人/魂不守舍/匆匆的乡亲/弯身背回荞麦花开的声音/堆满天井/饱满的荞麦/黑色的眸子/藏在秋后/注视着那个雪白面馍的儿童慢慢长高/多少年之后/年年背秋的双亲/变成了荞麦/一地飞雪/点缀崛起的山地/儿女的人生/山挨着山/岭挨着岭/金色挨着金色/锦绣连着锦绣……妻子读到这首诗时拍手叫好问我:“你说他是怎么想到写成‘黑色的眸子’、‘弯腰背回荞麦花开的声音’、‘年年背秋的双亲’和‘一地飞雪’的?”

我告诉妻子,这首诗写得很真实也很精彩。妻子小时候在镇上长大,后来去北京几年又回来,没机会接触乡村,不熟悉荞麦很正常。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见过荞麦种、荞麦秧和荞麦花。荞麦种外壳黑色,如三棱锥,荞麦花则是细碎的白色。

野外,荞麦花开时,一片片翠绿的荞麦秧上托举着一层细碎的白花。远远望去,绿色和白色随风荡漾,就像绿色波浪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雪被或白纱。静下心来仔细听,在山风的撮合下,那些翠绿的叶片轻轻鼓掌,那些娇羞的花儿甜蜜绽放,偷偷亲吻,悄悄耳语。鼓掌、亲吻和耳语的响动,编织成了另一种意境!

荞麦收割时,乡亲们背回的荞麦秧子上依然还会有新开着的细碎的白花。以前,这样的情形年年都能见到。那句“弯腰背回荞麦花开的声音”,用得何其精彩!

浓妆艳抹的女人妖娆却未必美丽,破衣烂衫的女人就算美丽却未必得体。韩苏蔚的诗歌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他给秀美有气质且多才的女子搭配上了漂亮、得体、整洁、养眼的服饰,把内在美与外在美结合得恰到好处。在他创作的诗歌里,除了情真意切,还调用了大量巧妙的修辞和写作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等等,这些不可或缺的外在修饰,不经意间便自然流露,令人记忆深刻,拍案叫绝。

在韩苏蔚的《时光的声音》一书中,收集的不光是一首首的诗。诗只是诗人灵魂的衣裳。藏在这些衣裳里面的,是浓浓的情意,是时光的印记,是睿智的思想……

【原色视域】

## 莫里森的爱和恩惠

□ 韩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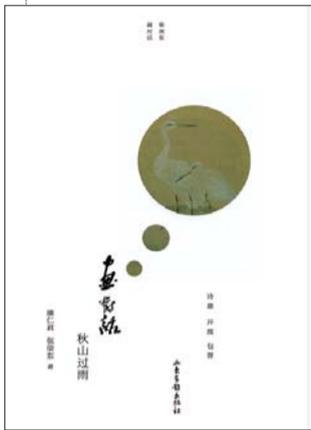
“女人们劈开双腿,于是我开始哼唱。男人们变得暴躁,但也知道这都是为了他们。他们放松下来。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地看着,真是一种煎熬。可我一言不发。反正我天生就很安静。小时候人们说我懂礼貌,年轻时他们觉得我稳重,后又认为我成熟有智慧。如今,沉默被视为怪异,我的种族大抵也忘记了言简意赅的美。如今,舌头动个不停,思想却无处可寻。不过我曾经可以正常地与人交谈,必要时我说话就足以终结腹中的生命,叫停手里的刀剑。可那已是从前,七十年代,女人们开始劈腿跨坐在椅子上,开始在电视里跳露裆舞,杂志开始拍女人的屁股和大腿,仿佛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从那时起,我就彻底沉默了。在女人不愿当众张开双腿的年代,还有秘密可言——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这是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爱》(南海出版社)的开场白,这文字的口吻又重又抒情,语言策略走的还是她一贯的黑人民谣路线,让我突然意识到,近几年来看小说已经很少关注语言了,也仿佛这年月里看电影,眼睛浮在故事的表皮上,盯着紧要处全是看特效,但特效是技术渲染,不是内容本身。

托妮·莫里森是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年在诺奖颁奖仪式上,她的演说即是关于语言的力量和使用语言的责任。曾经有美国书评家说,“在世作家里,小说开篇写得最值回味的,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托妮·莫里森。”《爱》可以当做一个例证。现在,马尔克斯已经正式宣布了他的老年痴呆症与永久搁笔,莫里森的文字更有一种独白的魅力。而事实上,这部小说就是以独白建构:“我的哼唱大多是低沉而私密的,适合一个对这个世界感到难堪的老女人,是她对这个世纪的反抗。”

那么,这个世纪里都发生了什么?1950年美国东海岸一个黑人聚居的小镇上,野心勃勃的比尔·柯西建造了柯西旅馆和柯西旅游胜地,专供中上层黑人享用。他还热衷做慈善,因为旅馆和旅游创造的就业机会,他对周围人们的帮助甚至超过政府救助;当然,他对女人们更慷慨。但是,后来环境污染让这里萧条、败落、荒芜……小说开始时,柯西已经故去多年,而他生活中的女人克里斯廷、留心、梅、朱尼尔、维达,包括L,依然强烈怀念着他父亲式的、丈夫式的、情人式的、朋友式的,甚至救世主式的庇护。

小说的叙述者L,亦是小说标题LOVE的象征,她是柯西家的厨娘,见证着柯西家族的父女之爱、公媳之爱、情侣之爱、主仆之爱。她为柯西家族服务了几十年,喂养柯西家的孩子们长大,排解柯西家女人们的纠纷,甚至为柯西家后代保护遗产。暴发户柯西有过一个儿子,却如他的生意一样,在最好的年华里陨落了;他的孙女克里斯廷有一个童年小女伴留心,他便从留心父母那里买下11岁的小留心,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小新娘,幻想她将来能为他生一个儿子。而克里斯廷的妈妈梅,则把留心的新身份视为对她们的威胁。留心和克里斯廷之间的纯真友情,由此迅速地转变成小继祖母与孙女之间的强烈仇恨,如何发展与化解这股仇恨也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而与之并行的线索,则是柯西的遗产之争。柯西81岁时,L看到其遗嘱,原来他想把全部财产送给一个妓女,这意味着柯西家的女人们将无家可归,于是L藏起遗嘱,伪造了一份语词模糊的手写遗嘱:“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可爱的柯西孩子。”克里斯廷无疑是柯西孙辈,而留心因为是太过年幼的新娘,也可以说是“柯西孩子”,所以律师对遗嘱的处理意见只能是让她们一起同居在柯西的大屋子里。小说最后,已成为年迈老妪的留心,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和克里斯廷真诚和年轻重返童贞岁月,而这时读者才知道小说叙述者L,竟也已于去世多年,这一切关于女人们对柯西的爱的阐释,如同一场诡异畸变:正是L毒死了柯西。在此,每个女子都幻想着拥有一个男性保护神,而那个保护神呢,“他只是个普通人,像我们一样被愤怒和爱撕裂”。莫里森起用这幽灵般的L,借她吟唱般的优雅语言,讲述的却是爱的残酷。

《爱》是莫里森2003年出版的第8部长篇小说,她说自己“写作这本书,是想让人回忆那种不顾一切、全部身心、没有任何负担地去爱一个人的感觉”。这爱被写到极致,与寻常人们想象的情色和性爱隔绝起来,填充上来的是疯狂、恐惧、绝望和极度占有。2008年莫里森出版了她的第九部小说《恩惠》(海南出版社),颇有《爱》的姊妹篇意味,黑人女子佛罗伦斯乞求能拥有一双鞋,最终她得到的是丢失的纯真、破碎的梦和一双像柏树一样坚硬的脚底板……《恩惠》的结束语也似乎遥遥地回应着《爱》的开场白:“我一直跪着。跪在尘土里,我的心将每日每夜地留在那里,尘土里,直到你明白我所知道并渴望告诉你的事:接受支配他人的权利是一件难事;强行夺取他人的权利是一件错事;把自己的支配权交给他人是一件邪恶的事。哦,佛罗伦斯。我的爱。听你妈妈的话吧。”



## 秋山过雨 长天起大云

《画对话:秋山过雨》  
康仁君 张荣东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时光的声音》  
韩苏蔚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4月出版

## 时光的声音在飞翔

【艺术殿堂】

【诗意盎然】

###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在《孤独美食家》里,村上龙以半自传的形式,讲述了三十三个吃遍天下美食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触动你的感官神经,引发你对人生各种况味的体验:欲望、罪恶、感伤、孤独和幸福。酸甜苦辣,百味横陈。

◎黄老邪:《古书之美》,安妮宝贝、韦力著。这书用老款窄32开精装,清雅隽秀。集中内容分访问记、古书收藏、古书谈三部分,对我这种读者而言,占去三分之二的访问部分,尤有一种探古寻幽,庭院深深的神秘。而合在一起,渐次浓郁的流逝之美缓慢合拢成一捧字香纸香,也无语,一任乱红依旧,飞过秋千去。

◎深圳小刀:《我喜欢自己》。一本很简单又很不简单的书。I have a best friend. That best friend is me!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的某一天,会将“爱自己”当成一种领悟。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或者早早地忘记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于水晶般透亮的孩子,这个故事会领着她将向外看世界的急切目光转向自己吗?